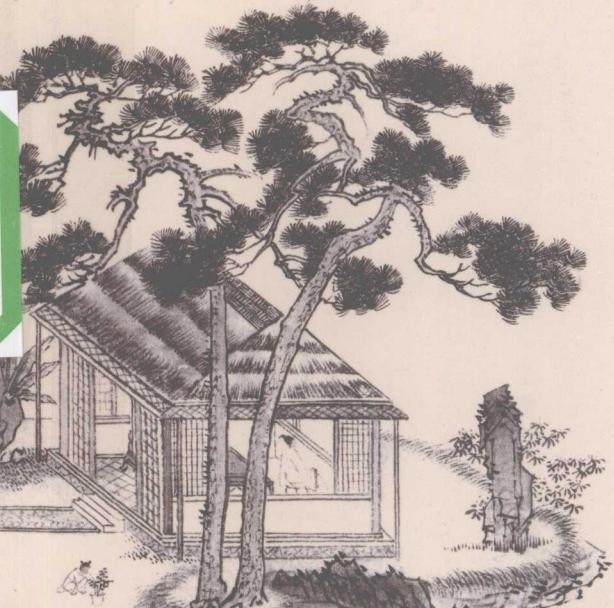


隔岸看山

书画名家访谈录

杜南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隔岸看山

书画名家访谈录 杜南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岸看山——书画名家访谈录/(新加坡)杜南发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458-0230-6/K · 38

I . ①隔… II . ①杜… III. ①书法家—访问记—世界②画家—访问记—世界 IV. ①K81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8720号

隔岸看山——书画名家访谈录

杜南发 著

责任编辑：杨英姿

装帧设计：木石制作

技术编辑：吴 放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邮 编：200001

网 址：www.ewen.cc www.shsd.com.cn

制版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mm 1/20

印 张：15

出版日期：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8-0230-6/K · 38

定 价：98.00元

前 言

和杜南发一起看山

董 桥

新加坡友人杜南发带着家小来香港闲游数日，我约他在中环午饭小叙。杜老弟素来风雅，谈天谈的尽是风雅事，满怀书画文玩痴情藏家念旧的幽思，知识广博，厚道风趣，聊了一顿饭意犹未尽。临别，他说他在整理一本新文集，写书画见闻，记名家访谈，书名《隔岸看山》，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文。我捧着一叠清样只想拜读不想献丑，他连连说一点不急，什么时候想写什么时候写，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岁数大了，索序者众，这样的宽心话老早听惯，他不说，我读完清样或许也会技痒也会想写。

认识这位报业后进好多年了，也许还可以大胆夸口看着他从后生记者升到今日新加坡《新明一晚报》统筹总编辑，统筹管理两大夜报。杜老弟的藏品我至今无缘拜观，他写的书倒是都细细读过了。水墨国画之余，近几年他重点集藏清宫御笔朱批文献，康雍乾嘉，道咸同光，重要的几乎收齐了，还有老民国文人手稿信札，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不必说，当代名家的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整批藏品顿成专题收藏，供养文史内涵也供养书法艺术。杜南发比我小十岁，收藏的取向竟比我老练十年，他天分高。

新书《隔岸看山》里写新加坡收藏中国书画百年脉络写得格外好看。那些老清末老民国的南洋名流藏家我少小时候听过不少也见过一些。先父早岁当过糖王黄仲涵的秘书，跑遍南天，交友广阔，见闻很多，可惜谈天谈完了都没有留下半点文字纪录。教我诗词的父执亦梅先生结交的人更多知道的事也多，杜南发敬重的大画家李曼峰是亦梅先生的挚友，我在先生万隆寓所煮梦庐里见过李曼峰，还听过他说徐悲鸿跟他通信的往事。先父结识李曼峰不久，我八哥就到雅加达跟李曼峰学画学到李先生一九六七年迁居狮城。我在台湾求学那几年，亦梅先生有一次来信说印尼总统苏加诺委任李曼峰为总统府顾问画家兼管总统藏画，还说收藏他的画的人越来越多：“我日前又收进画家留学荷兰时期之两幅风景油画，洵属绝品！”李曼峰一九一三年生，一九八八年歿，晚年杜南发跟他颇有交往，常常去看望他，《隔岸看山》中这样写这位年迈多病的画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八七年中，他说要回印尼雅加达的儿子家中养病，可能自知身体状况不好，未必能重返新加坡，他坚持要请我和刘奇俊吃饭，就在离他家不远的贵都酒店金凤楼川菜馆。那一晚，我们不忍让他破费，只点三道小菜，他因肾病，粒饭未沾，却始终坚持拿筷作状相陪。当晚他谈兴甚浓，谈了许多让他感念和郁愤的人

和事，席间一直感谢我们让他有机会请客，说一生欠很多好友的情义，却无法回报，我们肯让他有机会请客，让他有一种释怀的感觉。最后结账，我们看他颤抖着手从钱包中把钞票一张一张缓慢地抽出来的情形，感觉十分心酸。那一幕，数十年来，一直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杜南发书中写的新加坡收藏家邱菽园我在煮梦庐里看过他写的一件条幅，一手行书飘逸得不得了，亦梅先生说他是晚清举人，是康有为的知交，诗词底子深厚，家藏甚富，先生辗转托人到新加坡找了多年才弄到这样一幅馆阁变体墨宝。印象中我老师珍藏的一批字画都是从新加坡流出来的，他说新加坡老华侨的收藏品位受徐悲鸿影响最深：“悲鸿偏爱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新加坡世家收藏这几位大师的作品最多，”亦梅先生又找出几幅画给我看。“有徐悲鸿给他们掌眼给他们扯线，百扇斋、愚趣园乃至广洽法师自然收进了最顶级的作品。”煮梦庐里那些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先生常说，跟新加坡收藏家的藏品相比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品”了。

狮城老藏家的老故事杜南发肚子里最多，他说到一九五六年，徐悲鸿第一知己黄曼士还珍藏一百零七件徐悲鸿和一百四十一件任伯年，六十年代才慢慢流散，徐悲鸿的书画扇面都归了糖王郭鹤年：黄曼士是郭鹤年长兄郭鹤举的干爹。煮梦庐常客林揖舜先生有一回说他买到一本王梦楼册页是新加坡大藏家杨启霖袖海楼旧藏，读了《隔岸看山》我才想起东坡那句“袖中有东海”。客居英伦那些年，我在英国人开的东方文玩店里看到过几张弘一法师和苏曼殊的字画，老板说是新加坡收藏家的旧藏。新加坡收藏弘一最多的是杜南发新书里写的那位薈蔚院主人释广洽法师。苏曼殊遗墨海内外向来稀罕，杜老弟只提过新加坡画家潘受藏过苏曼殊一幅《雪蝶倩影图》，狮城别的收藏家似乎都没有苏曼殊。我找这位情僧的作品找了几十年没有找到，伦敦那几件看来很不可靠。

可靠的字画真是越来越少了。杜南发那天赞叹香港是个宝地，收藏家的藏品又精又多。我怀念的倒是从前的香港从前的新加坡。我来晚了错过那段金粉岁月，杜南发也错过了：我们只好靠缘分集藏零散的花月碎影，靠痴情弥补历史的断井颓垣。张中行先生一九七六年春天在苏州走过闾门专诸巷，清初雕砚名工顾二娘的作坊绝迹了，故居也找不到了，但见巷中一口古井古旧极了，浮想顾二娘也许常来汲水，黯然写了这样一首七绝：“又入闾门信步行，专诸巷口日初生。雕龙妙手知何处，故井空遗洗砚情。”那口古井兴许不是清初的古井而是乾嘉的古井，张中行似乎不很在乎。我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诗里点染的那段韵事，那是那个“情”字落脚之处！听说启功先生家里收藏许多上佳古砚，张中行有一回问他见过多少顾二娘做的砚？启先生答三个字：“没见过！”；问他看刀法看风格知不知道是顾二娘作品？启先生又答三个字：“不知道！”鉴赏书画文玩鉴的是感悟，赏的是感觉，启先生最知此中三昧。杜南发不难意会。

目 录

前言 董 桥 / 和杜南发一起看山

卷一 海上生明月 / 书画大会纪实录 1

纽约《溪岸图》大辩论现场记 / 20世纪最后一场书画鉴定大会 3

千年一会 典藏新篇 / 上海首届华人收藏家大会纪实 45

附：海上生明月 / 中国书画的大海派世界 63

卷二 静观山水长 / 书画名家专访录 73

草堂静观山水长 / 中国古书画大藏家王己千传奇 75

白山黑水 书画奇缘 / 东北鉴定大家杨仁恺谈话录 89

坚净居里小乘客 谈笑风生皆文章 / 京城鉴定大家启功访问记 109

虚白斋中日月长 / 记明清古画大藏家刘作筹先生 121

雨后石方润 人间物不惊 / 齐白石闭门弟子许麟庐访问记 135

一钩新月天如水 / 丰子恺女儿丰一吟访谈录 155

云从山中起 / 画家亚明、宋文治访问记 165

卷三 狮城书画缘 / 新加坡藏家访谈录 173

天南知音 百年情缘 / 新加坡收藏中国书画百年脉络 175

附：新加坡十大藏家 191

艺海留真情谊长 / 摄影家蔡斯民珍贵的书画记录 201

认真随缘天地宽 / 收藏家曾国和的艺术集藏之旅 217

书画传承两代情 / 杨启霖与杨应群的“袖海楼”故事 229

书画江湖自在行 / 许祥杰四十年经验谈 239

卷四 南方的舞步 / 南洋书画风情录 257

东方风格的开拓 / “南洋画伯”李曼峰谈话录 259

宁静恬美的南洋风 / 本土画家朱庆光谈话录 271

踏着南方的舞步 / 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专访录 279

后记 杜南发 / 隔岸看山 卷帘观月 289

卷一 · 海上生明月

书画大会纪实录





纽约《溪岸图》大辩论现场记

20世纪最后一场书画鉴定大会

第一部分：千年古画世纪传奇

1999年12月11日，冬天清晨，零下三度，风速60，寒风凛冽。

纽约中城区第五大道，清冷静寂，中央公园旁，是西半球规模最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开馆时间未到，正门紧闭，已有人群在门前石阶上等候；我随馆方人员，从地下停车场入馆，到前楼大厅左翼会议厅，放眼一望，会场楼上楼下，全场满座，济济一堂，都是来自各大博物院、大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和各地学者、行家、收藏家。

原来，这一天，是20世纪末最后一场中国书画国际会议。

这场由大都会博物馆主办的会议，出席的东西方中国书画专家，人数之多，近年罕见，会议主题是《中国艺术的真实性问题》（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Art），全场焦点，却是一幅中国古画，许多专家，专程飞来纽约，就为了讨论她的真假问题。

这幅古画，就是巨幅山水《溪岸图》。

这幅画，传为五代画家董源所作，立轴绢本，纵221厘米，横110厘米，高头大轴，绢色陈黄，墨色淡雅，画面上有高山流瀑，山径归樵，下为荡漾江水，溪岸古松，水阁高士。

这幅画，被美国媒体形容为“中国的蒙娜丽莎”，也有称她为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画收藏中的“镇馆之宝”，两年来，她一直在博物馆二楼新中国馆，高悬于正对玄关最醒目的位置，可见博物馆对她的重视。

为什么这幅古画《溪岸图》会出现真假问题？为什么大都会博物馆，要召开这场大会？

原来，这件事，竟牵涉到许多名人和机构，包括：一千年前的中国大画家董源、近代名画家徐悲鸿和张大千、当代中国古书画第一大藏家王己千、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纽约邮报》、当代东西方多位中国书画重量级的鉴定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古画流传两大谜团

故事，要从一千年前说起。

首先登场的人，是画家董源。

董源，是一千多年前，南唐王国的一位画家，南唐首都在今日的南京，董源就在南京皇城里，在著名词人李后主的父亲李中主当政时，担任北宫廷的副总管，官衔是“北



左：后苑副使董元残款。

《溪岸图》左下角边上残绢，留有一行墨迹残款，写着“后苑副使臣董元”数字，是传世古画中少见的画家题款。据北宋《宣和画谱》记载，董元为董源别名，宋元以前多称董元，明清以后多称董源。

者题款，写着八个小字：“北苑副使臣董元画”。

这一行作者题款，使得这幅画，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值得研究。

题款写的“董元”，据宋《宣和画谱》记载，是董源的原名。

这幅备受瞩目的《溪岸图》，两年前，还是纽约大鉴藏家王己千家中珍藏，是唯一在私人手中的董源作品，1997年中，才流出王家，进入大都会博物馆。

这幅《溪岸图》，有两大谜团，特别受人注意。

(1) 唯一题款和独特画风之谜

在传世六幅半可能是董源的画中，唯一只有这幅《溪岸图》，画上有董源的签名题款。

在传世各幅董源作品的内容，都是江南山水，寒林重汀，平远景观，有董源独特的披麻皴笔法；但《溪岸图》画的却是高山峻岭，水阁人家，波澜跌宕，尤其山石全无皴法，内容风格，和其他各幅画很不同。

这样一幅画，和一般所认识的董源画风不同，但却又有董源的签名，究竟会不会这才是董源画风的真面目？其他几幅反而不对？或董源本来就有几种画风？

还有，这幅画上的签名题款，究竟是董源亲笔？还是后添款？

这幅画，如果确是真迹，不但可解决这些疑问，也会改写中国画史，如此重要的一幅传奇古画，自然备受各方瞩目。

(2) 历代流传神秘疑团

古代传世名画，多数均为皇家或名人所藏，往往会有著录记载，但这幅《溪岸图》，在历代著录书中，却不见任何记录。不过，在这幅画上，却有七方古印，分别属于宋元明三个朝代的几位大收藏家的收藏印，计为：

——南宋权相贾似道（“悦生”、“秋壑”二印）；

“苑副使”，由于善画江南山水，被后代认为是“南宗山水”画风的创始人。

董源画作，多已毁失，传世极少，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北宋宣和内府，记录有其藏画78件，名画家及收藏家米芾，特别喜欢董源作品，在他一生中也仅见过5幅；明朝时候，最推崇董源的画家董其昌，一生中也仅见过7幅。

千年之后今天，被认为可能是董源作品，全世界只剩六幅半，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潇湘图》），一幅在上海博物馆（《夏山图》），一幅在辽宁省博物馆（《夏景山口待渡图》），一幅在台北（《龙宿郊民图》），一幅半在日本（《寒林重汀图》、《秋山行旅图》），只有一幅流传到美国，就是《溪岸图》。

在中国和日本的所有存世董源作品，画卷上全都没有题款，只有这一件《溪岸图》，在画面左下角边缘，有一行作者题款，写着八个小字：“北苑副使臣董元画”。

这一行作者题款，使得这幅画，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值得研究。

题款写的“董元”，据宋《宣和画谱》记载，是董源的原名。

这幅备受瞩目的《溪岸图》，两年前，还是纽约大鉴藏家王己千家中珍藏，是唯一在私人手中的董源作品，1997年中，才流出王家，进入大都会博物馆。

这幅《溪岸图》，有两大谜团，特别受人注意。

(1) 唯一题款和独特画风之谜

在传世六幅半可能是董源的画中，唯一只有这幅《溪岸图》，画上有董源的签名题款。

在传世各幅董源作品的内容，都是江南山水，寒林重汀，平远景观，有董源独特的披麻皴笔法；但《溪岸图》画的却是高山峻岭，水阁人家，波澜跌宕，尤其山石全无皴法，内容风格，和其他各幅画很不同。

这样一幅画，和一般所认识的董源画风不同，但却又有董源的签名，究竟会不会这才是董源画风的真面目？其他几幅反而不对？或董源本来就有几种画风？

还有，这幅画上的签名题款，究竟是董源亲笔？还是后添款？

这幅画，如果确是真迹，不但可解决这些疑问，也会改写中国画史，如此重要的一幅传奇古画，自然备受各方瞩目。

(2) 历代流传神秘疑团

古代传世名画，多数均为皇家或名人所藏，往往会有著录记载，但这幅《溪岸图》，在历代著录书中，却不见任何记录。不过，在这幅画上，却有七方古印，分别属于宋元明三个朝代的几位大收藏家的收藏印，计为：

——南宋权相贾似道（“悦生”、“秋壑”二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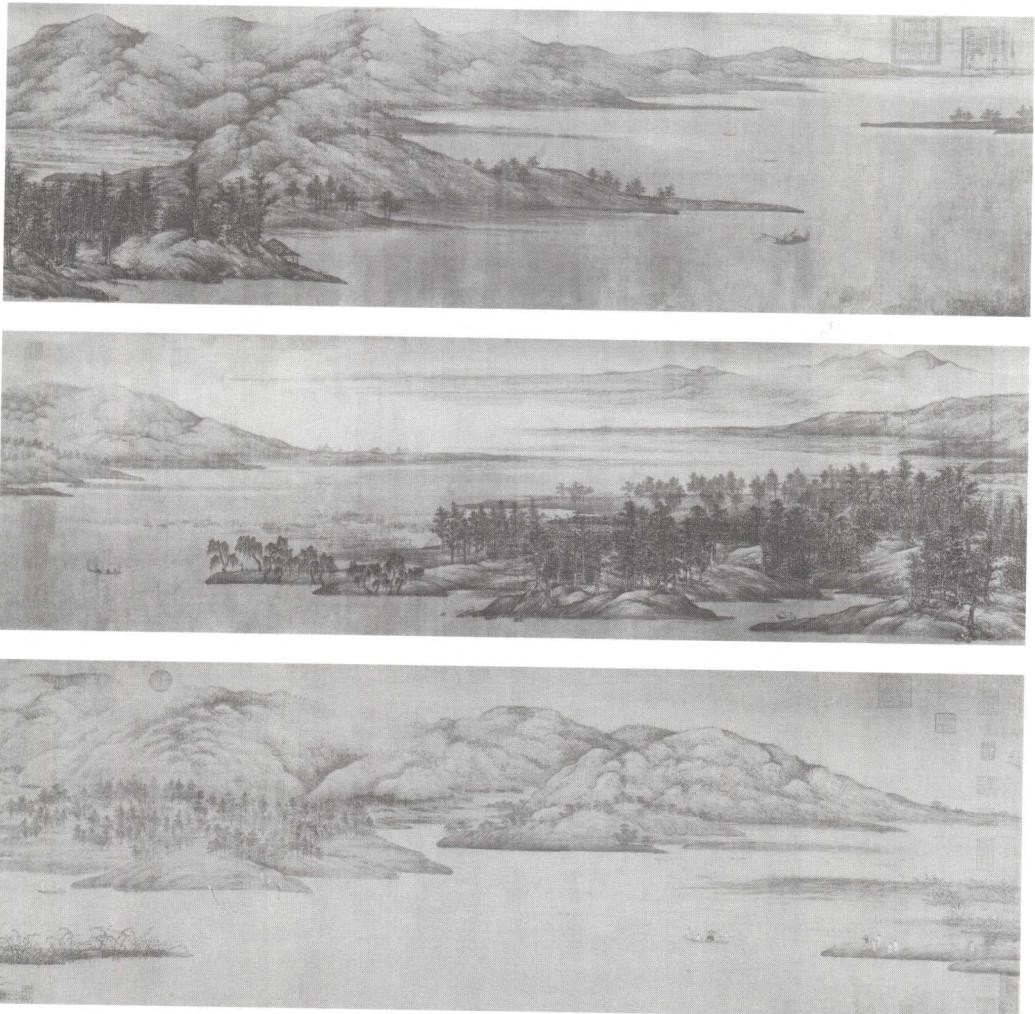


《溪岸图》。

纵221厘米，横110厘米，被归列为五代南唐画家董源作品。

本画上幅为高山峻岭，林泉幽致，下幅为浩淼江水，波澜疎砾，左岸有归樵农牛，水阁人家，高士凭栏；以墨色染出山石体面，以细笔画出溪水波纹，构图画法，均与传世名属董源的画作风格不同。

这幅古画，自1938年在广西桂林出现后，经过60年，在美国纽约掀起学术界轩然大波，成为焦点名画，多数学者认为她至少应是北宋或更早的作品，是否董源真迹，则还有争论。



上、中：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全图。该画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下：董源《潇湘图》全图。该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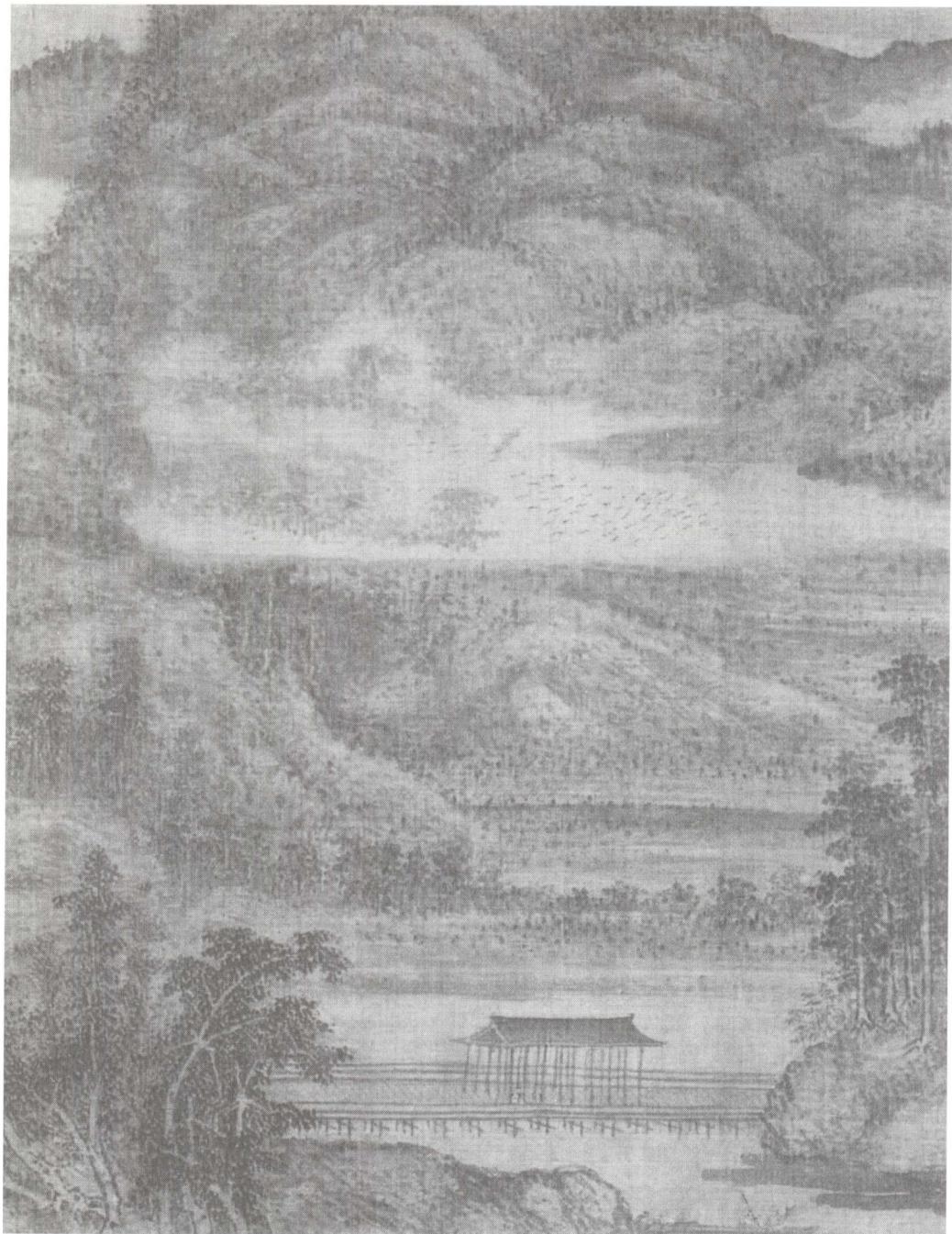
——元朝大画家赵孟頫（“天水郡收藏书画印”）；

——元朝官方鉴定家柯九思（“丹丘柯九思章”、“柯氏敬仲”、“柯氏清玩”三印）；

——明朝洪武内府司半印（“典礼纪察司印”之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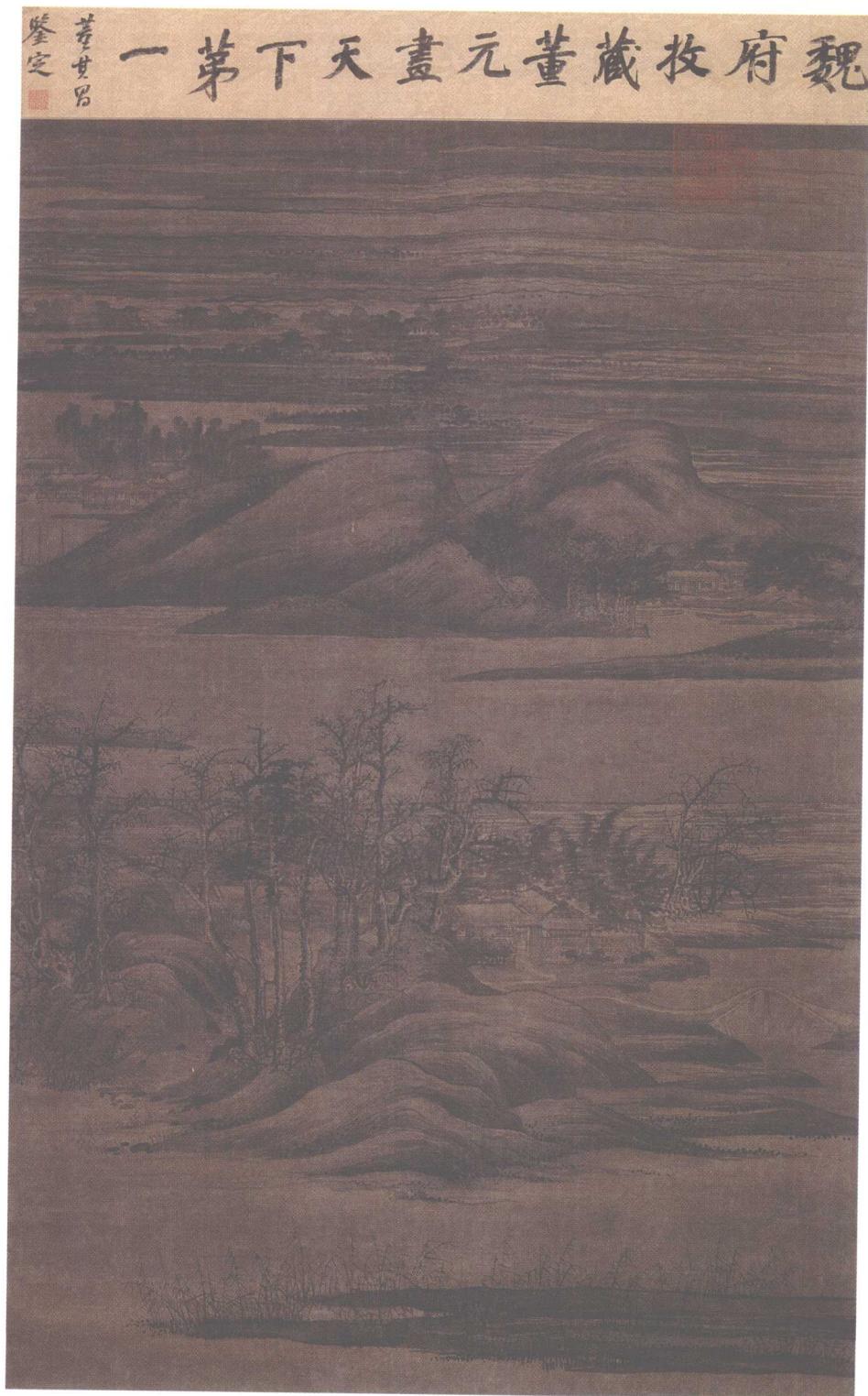
这七方古印，如果都是真印，就可以知道，她曾是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收藏，元初为赵孟頫所藏，后来传到柯九思之手；在明朝洪武年间，曾被收入皇宫内府，所以才钤有内府的典礼纪察司半印。

明朝以后500年，这幅画“下落不明”，也不知如何流落广西；据推测，可能是明朝皇帝赐给封在广西的藩王，一直留在王府内，因明朝皇帝亲贵多数不喜欢书画，明亡后，此画流落民间，又因广西地处偏远，未经名人收藏，所以没有留下特别记录。



董源《夏山图》局部。该画现藏上海博物馆。

据考证，画上的明内府“典礼纪察司印”之半印，确是真印，故可肯定此画曾在明初进入皇宫收藏，但她究竟何时“出宫”，又如何流落广西，仍是历史谜团，这也使她披上一层神秘面纱。



传董源《寒林重汀图》全图。该画现藏日本兵库县黑川文学院。



原传董源《龙宿郊民图》全图。该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被认为非董源作品。

2. 神奇出现和收藏故事

半世纪前，《溪岸图》出现和收藏，甚富传奇性。

那是1938年，正是中国开始对日抗战一年后，著名画家徐悲鸿，逃难到了广西桂林，游览漓江沿岸的阳朔，在一家破落的地方小古玩摊上，见到一卷积尘甚厚、画面陈旧破损的旧画，他以几元钱的贱价买了下来，过后，他把这幅乌黑得“毛哈哈”（粗糙模糊）的旧画，送到裱画店冲洗整理，显示真貌，竟是署有董源名款的山水巨画。

由于画上并没有题名，徐悲鸿就根据画中景物，把她称为《水村图》（后来这幅画流传到王己千手中时，才改称为《溪岸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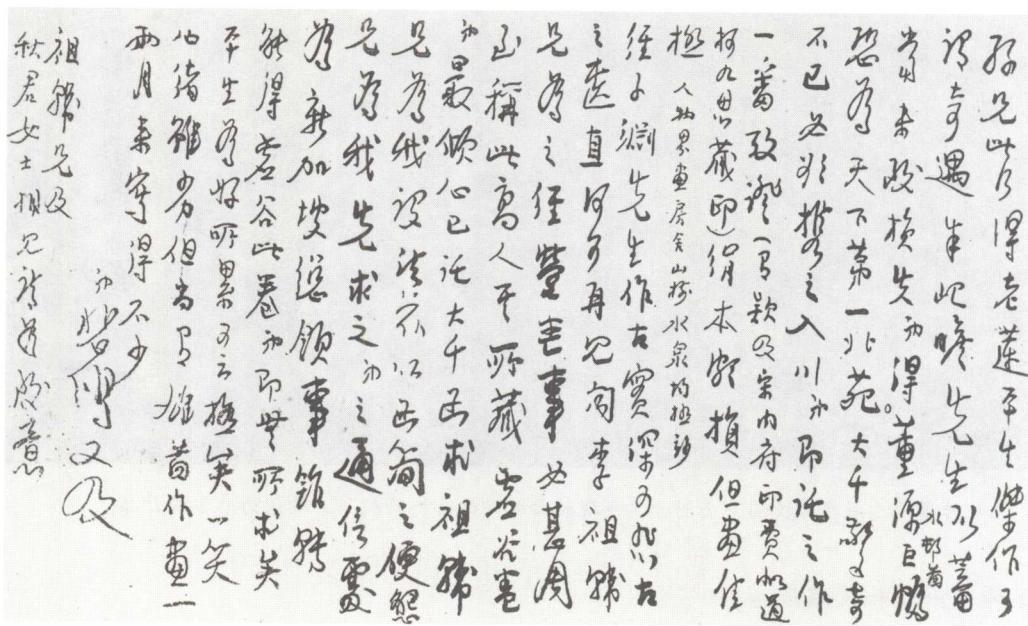
这一年秋天，著名画家张大千从香港赴重庆，途经桂林，和徐悲鸿见面，见到这幅画，两人仔细审阅，发现画幅上有宋朝内府印，还有南宋宰相贾似道、元朝鉴定家柯九思的收藏印，徐悲鸿初步审定，认为“恐为天下第一北苑”；张大千要求让他带回四川详细研究，徐悲鸿也托他详加考证，这幅画，就由张大千带走。

1939年初，徐悲鸿到新加坡，曾寄一封信给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子（字善孖），信中即曾提到此事。

该信称：“……弟得董源水村图巨幅，恐为天下第一北苑，大千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弟即托之作一番考证（有款，及宋内府印，贾似道、柯九思藏印，绢本颇损，但画极佳，人物、界画、房舍、山树、水泉均极妙）……”。

（按：这封信后来流传到日本，成为私人收藏，1988年上海美术馆前馆长丁羲元从王己千长子王守昆那里获得照片，提供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学者认为此信开头是“孙兄”，故是写给徐悲鸿女友孙多慈，日本学者古原认为此信开头书法所写的是“孖兄”，所以是写给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子，他还据此引出一段“造假论”，成为1999年纽约《溪岸图》研讨会的焦点之一。）

1944年，张大千从敦煌回成都，整理藏品，想收藏此画，因为知道徐悲鸿很喜欢



徐悲鸿信。徐悲鸿谈到《溪岸图》来历的信件，1939年由新加坡寄上海，信开头二字，有学者认为是“孙兄”，应是写给其女友孙多慈，也有学者认为是“孖兄”，故应是写给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子（字善孖）。

据笔者所见，徐悲鸿致孙多慈信札或赠画题款，多写“慈弟”或“慈”，未有称兄者，且孙与上海李家亦不如张氏兄弟熟络，故以此信书法、内容及当时孙、张两人的行踪分析，应是写给张善子的。